



嚼满口水。

金爱烂 短篇小说集

许先哲 译

■ 上海文艺出版社

金爱烂 短篇小说集

嚼满口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噙满口水/(韩)金爱烂著;许先哲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21-5184-4

I. ①噙… II. ①金…②许…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0529 号

침이 고인다 (Mouthwatering)

Copyright © 2007 by Kim Ae-ra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Kih Managemen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s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3-484号

出品人: 陈征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许先哲

噙满口水

(韩)金爱烂 著 许先哲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04,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84-4/I·4093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多雅生活	1
噙满口水	31
圣诞特典	61
经过子午线时	89
刀印	117
祈祷	141
四方印记	167
漂浮资料记录岛	193

多雅生活

在学院上的第一课，学的是怎么弹“哆”。因为是第一个音，所以用第一根手指敲下“哆”，“哆”就很吃力地“哆——”了一声。我为了熟记方才的“哆”音，再一次敲下琴键。“哆”像是些许慌张般再次“哆——”一声之后，呆望着自己的名字飘去的轨迹。我提着小手指，僵坐在一个音符消失殆尽的位子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绿色的玻璃窗贴浑浊地照了进来，钢琴以及刚刚触摸过它的我之间，流过了一阵寂静。我像是吐出谨慎挑选的措辞般低声地，喃喃道：

“哆……”

把手摆到琴键上的方法看似单纯，实则不简单。要双手放松，呈轻轻抚握某物状，但我从不相信双手放松还能“抚握”住什么东西，也不相信世界上有那种“某物”存在。我一整天都用两根手指练习弹“哆来哆来”。一同按下低音和高音时低音会响得更久，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

钢琴的琴键长得都一模一样。它们非白即黑，有着相同的大小和质感。我经常忘记“哆”在哪里。那不是“来”而是“哆”，不是“咪”而是“发”，这一切，在摸下去之前我都不能确定。我找的“哆”，位于距键盘左端二十四个指位的地方。每当在琴键上迷路时，我都得从一到二十四逐个数一遍才行，即便大费周章地找出哆以后所能做的事，也只不过是再按一下“哆”而已。我喜欢这件块头大又内向的乐器第一次发出来的声音，那顽固又令人舒坦的“哆——”

的回声。还好，找到“哆”以后，就可以很轻松地按下“来”音。“来”就在“哆”的身旁。而咪在来旁边，发则是咪之后。所以，先找到“哆”是最要紧的。

练琴室的门上贴着已故音乐家们的名字。我坐在贝多芬室，练习“哆来哆来”。在李斯特房练习“哆来咪”，在亨德尔房则是“哆来咪发唆”。用两根手指的时候，我感觉不怎么难。用起三根手指时，则自负地认为学琴也不过如此。到了用五根手指的层次，我只得大呼：太难了，怎么学啊。我所在的乡下小镇，音乐学院仅此一家，而这学院显然不大靠谱，竟什么都敢教：小提琴，长笛，甚至还有雄辩。所幸没有学生申请小提琴长笛之类，若要真有人申请，院方反倒要拼死劝阻了。邻里会拉小提琴的小孩，也只有音乐学院院长的女儿一人。学校开文艺晚会时，她穿上带着天使翅膀的连衣裙拉起了小提琴，演奏水准则臭得连小学生都难以忍受。听着她那糟糕透顶的演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想要揍人的冲动。至于音乐学院为什么开设雄辩课，我无从知晓。雄辩又不是音乐。但貌似也是有学生来学的样子，大多是校内雄辩大会临近时参赛的学生，或者是因为个性消极而被父母强拉过来的小孩。当我在练琴室享受着食指下的音色整洁消散的美妙时刻，总会从某处传来撕心裂肺的吼声：“我恨共产党！”尽管，失聪的贝多芬听不到那个吼声。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产生想要揍人的冲动。反正是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房，没有李斯特的李斯特房。我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练琴练到腻烦时，我就开始想象各个音符的表情。“来”是斜眼瞟视，“唆”是踮着脚跟。“咪”爱装蒜，“发”虽然比“唆”更低，却显得性情开朗。我渐渐适应这五个音，同时也开始领悟到钢琴不是通过琴键本身，而是“打击”自己体内的某个东西来发出音色的。还明白了音越高消失得也越快，每个音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时间，诸如此类。所以，各个音符汇聚为音乐，说不定等于是几段不同的时空相会后发生的某种故事吧。

问题是从“拉”开始发生的。遇到“拉”之前，我一直忧心忡忡。用五根手指弹奏五个音阶，是情理之中的。不过要用五根手指弹奏六种以上的音阶，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比是只会五进制算法的文明人遇到十二进制算法的感觉。我想认识“拉”，不过也怕在认识它的同时会有麻烦。我可不喜欢找麻烦……五音阶的曲子也不少，一辈子只弹五音阶的曲子不也可以吗。学“拉”的那一天，我屏息盯着老师的指法。老师坐在我身边敲下了“哆”。是跟我一样的方式。老师又点了“来”。用的还是跟我一样的方法。不出意料，老师继而按下了“咪”。我开始感到焦虑。紧接着，当老师弹下“发”的那一刻，只见眼前有什么忽一下迅速闪过。她没用小指按“发”，而是快速把拇指挪到“发”键位上，旋即用第二根手指按下了“唆”。余下的手指很自然地碰触着“拉”和“西”。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完完整整的七音阶。我看着老师的指法，感慨不已地轻声呢喃道。这才明白了，什么是音乐。

我不知道开饺子店的妈妈怎会想到让我学钢琴，但肯定不是出于望子成龙的念头。妈妈书念得少，所以在儿女教育问题的选择上总是缺乏自信。只是，当时妈妈应该是在追随着世间的某种“通常”的标准吧。就像是去游乐场，去世博会一样。也就是说，在某个时期就必须得做什么的，那种人云亦云的风闻。回想起来，小时候去世博会，去博物馆，好像也不怎么好玩。尽管只是任谁都曾经历的童年常规程序之一，不过，对于把我带到世博会，陪我去游乐场的妈妈，我仍旧心存感激。只因，用无知的双眼面对时代“风闻”懵然点着头，带着卷饭便当登上旅游大巴的妈妈那疲惫的面孔，总会历历在目的缘故吧。偶尔会想起，当我坐在回转木马上尖叫时，用一只手遮挡着脸躺在长椅上的妈妈。脱下鞋子闭目小憩的妈妈的脸庞，是像“哆——”那般，低沉静谧来着？当老师看到我学着妈妈的样躺在钢琴椅子上，是像“拉——”那般惊讶来着？尽管，当时的我只是一个认为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缠着妈妈要一百元零用钱的小屁孩。我在没有亨德尔的亨德尔房里弹钢琴，妈妈则顶着一头贝多芬式的蓬乱发型，像聋子般不闻不问地包饺子。正巧邻里有了家音乐学院，也正巧赶上妈妈的饺子卖得炙手可热的当口，所以我才得以学琴的吧。

妈妈给我买了钢琴。蓝色货车从镇中心一路尘土飞扬停到我家门口时，记得妈妈异常开心。不是洗衣机也不是冰箱，竟是架钢琴。茫然感觉，我们的生活质量顿然高雅了一分。钢琴是用黄灿灿的原

木打造的，比学院的任何钢琴都好看。原木上浮雕着优雅的藤蔓花纹，还有带着幽然光泽的金属踏板，再看那铺在琴键上的鲜红布垫，又是多么妩媚撩人啊。钢琴跟我们家的家当，从根本上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只不过有点不搭调的是，这钢琴的归宿并不是平常人家的住宅，而是饺子店。我们一家子都在同一所房子里解决生计和起居，所以这个房子白天是招揽顾客的店铺，晚上则是家人们铺被睡觉的家。钢琴安置在我和姐姐一起住的小屋里。卧房在厨房对面，小屋则面对着门厅。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黏在店里演奏了钢琴。踩着延长音符时值的右踏板，煞有介事般弹着《少女的祈祷》或《致爱德琳的诗》等曲子。蒸笼一直冒出款款蒸汽，我在挤满了脚穿泥泞胶鞋、大口嚼吞饺子的小贩和农夫们的空间里，奏起了任谁都会在吞饺子时感动流泪的那种演奏；那是尽管简单优美，却因太俗套的缘故，所以任谁都会在经过饺子店门口时不禁脸红的那种演奏；可要是碰上一个直肠子的人，则会掷出手边的盘子，大吼“别他妈弹了！”的那种演奏。有一次，演奏结束后传来一阵掌声，我诧异地转过头一看，发现厅里有个白人男子拍着手掌喝彩。“Wonderful！”外国友人和我之间流过一阵尴尬的沉默。我红着脸羞涩地说了一声。三 Q……屋内，面粉颗粒在阳光下纷飞，手指搁过的琴键上，绽开一朵朵白花花的指纹。

学院我上了两年左右。期间，我学通了两册拜厄钢琴基础教程，入门了车尔尼和哈农。车尔尼这个名字充满着异国风情，跟猪肥肉

或甜萝卜之类的词汇相比，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震撼感。我其实并不是想学车尔尼，只是想拥有车尔尼这个词。

妈妈在打烊后总会躺在小房间里邀我弹一曲。我照着妈妈用脚尖打的拍子，弹奏《朱鹭》或者《思念阿哥》之类的曲子。在半空晃着脚打拍子的妈妈的袜尖，常年被洗碗水湿透。那只脚，恍如是荡漾在半空的妈妈那一片湿润的心。虽然能歌善舞的是爸爸，但邀我弹的总是妈妈。爸爸负责店里的外卖。爸爸穿梭于街坊小巷送饺子，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他的插科打诨和无聊玩笑。店里最忙时玩失踪的情况也不少，那种时候爸爸每每都会在叫了外卖的赌局里掺和一脚，或是对着文具店门口的夹娃娃机玩得起劲。有一次，因为爸爸一整天都没有在店里出现，气得妈妈火冒三丈。当天的所有外卖订单都被取消了，妈妈在蒸笼和不停响起的电话之间来回忙得不可开交。爸爸在暮色降临时，才蹑手蹑脚地拉开了店铺门。爸爸人都进了大厅，却不敢开卧房门，在门口来回蹲踞着。旋即，他不知出于什么念头，叫出了在小屋里玩耍的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难得爸爸对我们这么好，我们顿时心花怒放，从小屋里一扭一扭地爬了出来。爸爸把店铺的拉门拉开一半，开始唱了起来。爸爸唱一段，我们就会跟着唱。爸爸低沉的歌声在傍晚的清闲小镇里飘荡。“故乡土地几多遥，同在那片蓝天下，此地就是彼方吗……”奇怪。爸爸的故乡明明是这里，可爸爸的表情仿佛他有另一个故乡般凄然。“当洋槐白花随风吹散的时候……”露在门外的三颗脑袋在唱同一首歌时，卧房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妈妈在想，自己的霉运就是从很久以前，爱上一个能

歌善舞的男人的那一刻开始的吧。

总之，那年我九岁，对我来说用来闯祸的时间多过演奏的时间。只要一听到咔嚓打碎玻璃的声音或者姐姐的尖叫，妈妈就放下手中的饺子皮，箭步跑来揍我们一顿，再火速跑回去蒸饺子。妈妈每时每刻都是忙得不可开交。孩子得快点揍大，而饺子得蒸得比那还快。每当妈妈的擀面杖打在我身上，四处都会绽起一股股面粉灰。虽然我懂一点音乐，不过在痛打面前依然会张着大嘴哇哇大哭。有一次，琴谱支架断了，所以它就顺势取代了擀面杖的角色揍我。我长大了一些，所以这次没有哇哇大哭，只是轻轻抽泣。对乐器感到恐惧便是从那时候起。

在学院，弹一手好钢琴的孩子很多，弹得不好的孩子则更多。没有调音的二手钢琴都像是得了鼻腔炎。镶在相框里的贝多芬和莫扎特在小学生们制造出来的扰人噪音中，带着无聊至极的表情坐着。孩子们都很散漫，老师的态度也很形式化，不过我觉得学钢琴很有趣。在手指关节下萌动的音律也让我很享受，同时我也喜欢内心的某种悸动，让我不禁有种满心怀念的感觉。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我也依然没有野心想要弹出个模样。我只要弹得差不离就行了。虽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可等到妈妈快要还清钢琴的分期付款时，我就不再去了音乐学院了。并不是厌烦，只是感觉学到这种程度就够了。自我满意度这么低，可见也没有什么天赋。

不知何时起，我那饱噙饺子馅的乳栗楚楚胀起，给全身传送了奇异的信息。我戴上75A罩杯，升入了中学。钢琴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弹了。我依然是普普通通的水平，买普普通通的琴谱，演奏流行歌。都是电视剧主题曲以及在流行金曲榜排名第一的曲子。弹钢琴时，也不忘耍耍踏板强调音域的花招。在那轰轰声里，有种魔幻气氛带给我的伤感，以及对再也不能回去的车尔尼世界彼岸的留恋和怀旧。我没有再接受任何课外辅导，就升上了高中。每当我问起自己的前途时，妈妈和爸爸就会面面相觑，仿佛做错了什么一般面露难色。我们只得去依靠当时流传的“风闻”。听说理科好找工作啦，女生当老师最适合啦，比起首尔的三流大学，地方的国立大学更好啦等等。每当听到这类建议的时候，我就像是真的在听重大信息一样认真聆听，随后马上忘得一干二净。相比起伏不定的月考成绩，我的胸罩扣倒是一直勤奋地节节递增。钢琴在店铺角落里蒙着一身厚厚的灰尘被遗忘了，我再也没有弹过钢琴。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后的某一天，背上棉被背井离乡以后。把手插进裤兜里，走在茫茫人海之间，我蓦然想到。在这个房间，这条街上，此地的闹市和彼方的工厂，此地的小巷和彼方的走廊，在绿荫下，窗户里……世人们是不是偶尔会悄悄地哆——哆——哭泣呢。人们是否各自都带着一种，天生就能发出的独特音符出生于世呢。我也是碰巧在小时候学了音乐这玩意，才认得出那个哭声是什么音，所以也算是欠了这个时代风闻的债吧。

★

饺子馅里面有干萝卜根。妈妈把萝卜根用水泡开以后，裹着白布放进“扭扭”里面转动。扭扭是只有脱水功能的身形苗条的金星牌洗衣机，它的脱水管是从小仓房拉到厨房下水道的。妈妈会两三天进一次小仓房启动扭扭。只要妈妈一进仓房，脱水管就会流出流量巨大的水。所以，我一度以为那里是哭房，虽然懂事以后发现是个误会。几年后，我看到妈妈真的蹲在那里把头埋在膝盖上。那是在我高三寒假那一年，也就是我上京之前。跟往常一样，正在拧干萝卜根的妈妈，听到电话铃声响起就从厨房走了出来。妈妈对着话筒，像是在苦苦解释、拼命哀求。我是在上洗手间的时候正好撞见的。中午的生意高峰期刚刚过去，店里只有隐隐传来的脱水机的震动音。妈妈再次进了小仓房。妈妈蹲坐在脱水机旁，“嗒嗒嗒嗒”哭了起来。去赏红叶的爸爸还在雪岳山风花雪月，姐姐写了休学申请，我看着连接到彼方的黑暗中的管子上漏着水，恍然大悟。我们家破产了。

那阵子，我考上了首尔的大学。是四年制本科的计算机专业。我除了敲键盘之外对电脑一无所知，报考计算机只不过是为方便就业的妄念。我的朋友们那时大多那么填志愿。茫然考上了国文专业，茫然考上了私立大学，带着茫然的挫败感和茫然的优越感毕业升学。并非按照自己兴趣志向的“口味”，而是依据成绩上的“胃口”填

报志愿的现象很普遍，而大部分同学都对人生规划没有任何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在首尔的大专学校专攻“义齿技工”。那是一个主要学习义齿制作工艺的学科。直到填志愿的前一天为止，姐姐做梦都没想过一辈子都要以做别人的牙齿模型维生。有一阵子我都没敢说考上大学的事，只是独自练习着要在迎新会上唱的歌。

妈妈提议，在抵押封条贴上之前，把值钱的东西都卖掉。爸爸和我纷纷点头附和，忙着把高价家当找出来。可是不到十分钟，我们发现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只有钢琴。就连那钢琴也只值八十万。妈妈犹豫了片刻，改口说还是不卖了。我拼命摆手，说“要是因为我的话就真没那必要，我没事”。不弹钢琴已有好一阵子了，况且说实话也没有一丁点儿的眷恋。摆在钢琴上的娃娃们露出无邪的眼神。那些都是爸爸玩夹娃娃机夹来的。妈妈寻思了一阵，说钢琴还是先留着。

“怎么留？”

妈妈慢慢开口道。最好还是你带上首尔。

“……”

我瞪大眼睛说道。

“妈，那里可是半地下。”

妈妈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我继续说服她把钢琴卖掉。其实钢琴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妈妈像是把钢琴当作什么纪念碑一般始终闪烁其词：“说不定以后情况能好转……”最后，我只好扛着钢琴上京。

在我离家那一天，爸爸把摩托车悬挂架提到最高，在公路上含泪暴走。爸爸在摩托车飚到最高速时，抬起前轮撕心裂肺地哭吼：“孩子们，你们可绝对不要给人做担保啊！”据说在下一秒，他停在塑料大棚旁跟交警拼命点头哈腰，被开了张超速违章罚单。催款单则如数寄到了在饺子店忙活的妈妈那里。

姐姐一脸愕然。在舅舅抽烟的期间，我为了解释事情的缘由煞费了一番工夫。我以为妈妈早打过招呼，原来姐姐什么都不知道。姐姐不耐烦地说。

“这儿，可是半地下。”

我弱弱地回答道。

“我也知道啦。”

我们围在货车前，瞻仰钢琴。它好比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维持着最后的一丝体面，高雅淡然地矗立着。舅舅的货车正挡在马路中央。我们抓紧时间戴上了劳动手套。舅舅抓住钢琴的一端，姐姐和我则把住了另一端。舅舅喊了口令。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把抬起了钢琴。八十年代产的钢琴在世纪末的城市上空飞翔了片刻。那身形颇为优美，以至于我差点呼出惊叹。我们一步一步地慢慢搬起了钢琴。双腿发软，汗如雨下。路过的人频频瞥向我们。身后，一辆汽车向我们鸣笛示意让路。即刻，住在二楼的房东身穿一身运动装下来了。他有着圆滚滚的体形，是个貌似从不忘晨练的五十多岁的汉子。他像是不敢相信自家门口的光景，哑然失色地杵在那里。我抬